

# 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犬信仰及其文化析说

李祥林

**[摘要]** 对于信奉万物有灵的羌民来说,“犬”是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。犬信仰在羌族民间社会中由来古老且功用宽泛,满足了尔玛人的精神世界需要,并跟他们的传统生活关联密切,形成一个独特而又内涵丰富的民俗传统。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,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中就羌族民间犬信仰问题进行解析,无论对研究羌族民俗史还是中华民俗史,都有裨益。

**[关键词]** 犬;民间信仰;羌族文化

在信奉万物有灵的羌民社会中,“犬”是其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。根据羌族神话传说,除了羊是羌人固有的外,先祖木姐珠和斗安珠结婚后从天宫带到人间的则有马、牛、猪、狗、驴、兔、鸡、鸭八种动物。在羌语中,“狗”之读音为“ku”(汶川)或“gu”(北川)。此外羌人亦有采用十二生肖来命名的习俗,其中狗日出生者称为“苦木”。北川羌族人家,小孩的帽子上绣有狗,谓之“神狗”。如今,由汶川县申报的“吊狗祭山仪式”,已被列入首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下面,我们即在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,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,对羌族民间的犬信仰问题略作透视。

## 一、从释比地震唤犬说起

2008年5月12日,在羌人聚居的岷江上游地区,发生了崩山裂地的大地震。“地震来临时,王治升跌跌撞撞从屋内跑出,他嘴里发出‘啞啞啞’的唤狗声,希望地下化身为狗的地藏王母亲能制止住儿子的抖动。这是一片地震活跃带,他的祖上一代代面对地震时,都发出这样的声音,每次都获得了成功。但王治升所在的这一代失败了,作为一名释比,他甚至没能占卜出这一天的凶险。他躲在墙边的楼梯下,无助地看着整个村庄突然陷入死亡。”<sup>①</sup>在川西北地区的羌族中,向来有“狗跳耗子叫,地震必要到”的民间谚语。地震发生的时候唤狗,表面看似乎是在让惊惶的狗叫声平息下来,其实有基于民间信仰的更深层缘由。年逾古稀的王治升并非普通人,他是汶川绵虬羌锋有

**[作者简介]** 李祥林,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(四川成都 610064)。

**[基金项目]*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研究(一)”(项目编号:11JJG750010)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“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——人类学视野中的羌族民间文化研究”(项目编号:10YJA850023)阶段性成果。

<sup>①</sup> 《释比黄昏》,http://www.qiangzu.com/thread-2079-1-1.html,2008-7-20。王治升是汶川羌峰释比,而类似举动亦见于茂县黑虎寨释比任永清身上:“地震时,许多村民彷徨无措,作为释比,他按释比经典大喊了几声‘狗’,传说里,狗是地藏王的母亲。释比有法力,地震时喊‘狗’,地藏王就不晃了。但这个方法却没能让地震停下来。”见《神秘释比恐成历史》,http://cqsbeper.cqnews.net/html/2008-07/27/content\_70804.htm。

名的释比,面临巨大灾难发生,他冲出门外急切唤狗的举动,看起来似乎有些可笑,但实际上是相当严肃的举动。因为,身为释比的他是在行使自己的职责,也就是按照羌族代代相传的习俗施行除崇禳灾的仪式,试图使颤抖的大地平静下来。

的确,犬在羌族民间信仰中被视为镇邪除祟之物,并且屡屡运用在释比法事中。羌族是信鬼神的民族,万物有灵观念构成其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。释比即羌族的巫师,他们熟知本民族社会历史与神话传说,主持春祈秋报的重大祭祀活动并施行驱鬼治病、除邪镇祟的法术,因而在羌民社会中享有崇高威望,人们生产生活中每逢大事都要请他们到场唱经做法事。比如,羌民村寨中若有坠岩、跳河、抹喉、吊颈、难产等凶死事件发生,为了防止其成为厉鬼祸人,就要请释比选择日子做招魂除黑法事,超度死者,从而保家庭和村寨平安。然后,还要请释比打扫山场,燃起柏香请师傅、师祖,并且高声念唱经文,大意为:“此地有人跌死成厉鬼,脑袋大得像牛头,双手好像掀盘骨,身躯粗壮如黄桶,手脚着地四爪爬。我端公请来师傅师祖又作法,挥动斧头砍脑袋,锄头挖断它手脚,钢钉将它来钉住,再用铜水铁水凌,白鸡白狗血淋身上,使它永远不得翻身,让家人和村寨都安全。”<sup>①</sup>这里,以鸡犬之血淋在凶死者身上,驱崇镇邪的目的十分明显。再如,每年农历九月三十日,也就是羌历年的前一天,以村寨为单位请释比做驱逐农害的法事。释比用荞麦面做成野猪、老熊、野牛、岩驴、刺猪、老鼠、乌鸦、老鹰等,用刀砍杀,然后将野禽野兽面屑捏成团丢入事先挖好的洞里,并在洞口放一只荞麦面做的狗,表示有狗看守,如此这些危害农作物的野禽野兽就跑不了了,最后再用泥土封住洞口。这套属于模拟巫术的法事名为“请天神关野物”。<sup>②</sup>在杂谷脑河流域的增头、佳山等羌寨,若有自家房屋位于寨子中心,主家会认为其“风水硬”,要请石匠打制石鸡和石狗,再请释比做法事,立石鸡、石狗于照楼上以“镇风水”。<sup>③</sup>在羌族地区,寺庙或寨门上多雕塑石狗,甚至给小孩的帽子绣上犬,也无非是让“神狗”护卫村寨安宁,保佑孩子健康成长,辟邪功能一目了然。龙在中国民间信仰里,是降雨生水的神灵。在山高谷深的岷江上游一带,羌人进行祭龙求雨仪式时也有用犬作牺牲的。以“尔玛”自称的羌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域,生产方式为半牧半耕,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恶劣,因此对雨水的祈求是他们生活中的大事。区域有别,村寨不同,羌民的求雨仪式亦不尽一致。如在汶川龙溪沟直台寨,每遇天旱,就要向龙王求雨。人们在释比率领下来到本寨山顶求雨,除了带上香、刀头并杀羊一只敬献龙王外,还要抬一条狗上山。“拜毕龙王后,将狗抬到烧狗坪活活烧死,其目的是使龙王嗅到烧狗臭味,不得不下雨。传说龙王怕狗臭,烧狗臭气熏,龙王难受,因而下雨。”<sup>④</sup>而在北川,有的羌寨求雨时,将狗穿上人的衣服,牵着在村寨中巡游,据说也能使老天降雨。

犬信仰在羌民社会中,由来古老,功用宽泛。在羌族释比法事中,占卜是常见的巫术活动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云:“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,亦有决疑之卜。或以金石,或以草木,国不同俗。然皆可以战伐攻击,推兵求胜,各信其神,以知来事。”羌人占卜的方法多种多样,以动物类而言,有羊脾骨卜、羊毛线卜、羊角卜、白狗卜、鸡蛋卜等。直到今天,对于保持原始信仰的羌民来说,占卜这种巫术仪式仍未全然消失。其中羊脾骨卜在古代多用于占卜战争的胜负,后来又多用于占卜运气、病因、行人祸福,或者人死后占卜吉凶等;鸡蛋卜主要用以卜病因;白狗卜则用来占丰歉。在茂县东路有“吊白狗,卜丰歉”的习俗,每年正月初旬举行。据调查,这是该县东路羌民之土主独雄王庙的庙会活动之一。人们以庙会收入购买白犬一条,在独雄庙前举行吊狗会,将白狗倒悬在庙前

① 四川省编辑组编: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6年,第186页。

② 四川省编辑组编: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6年,第173页。

③ 卢丁、工藤元男主编:《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——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调查报告之一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94—95页。

④ 四川省编辑组编: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6年,第188页。

树枝上,狗头下方放置食物,但稍有距离,使不能及。以七日为期,七天之后,白狗若不死,预兆着丰年;反之,则是凶年。<sup>①</sup>关于此俗,另有说法是“吊狗祭山”,即在正月祭山时,村民们凑钱买狗(最好是白狗),将狗挂在老林的吊狗树上,“狗颈项挂一圆馍馍,吊七天后狗被吊死,以此祈求丰收。好些寨子都有这种吊狗树,以仁村的最有名。唐代汉人称这一带羌族为‘白狗羌’,也有称之为‘吊狗羌’的”。在羌人的民间宗教活动中,以祭天神为最经常,祭山神为最隆重,“以狗祭山,可能是羌族最古老的祭山仪式”。<sup>②</sup>北川古称石泉,该县小坝羌族藏族乡曾发现至元二十七年(1209)的摩岩石刻题记,记录了元代石泉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习俗与羌民的一次盟誓,其中有“打狗埋石为誓,违者愿归犬口而亡”<sup>③</sup>的话。岁时节令方面,羌民既过十月初一羌年,也过正月初一春节,其中前者谓之过“小年”。除夕的团圆饭,必须要有剩余以祈来年丰收,并且要给猫、狗留些好吃的东西,尤其注意观察狗最先吃什么,这可预示来年哪些东西最贵。

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,“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——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,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”<sup>④</sup>。犬信仰作为民间风俗,满足了羌人精神世界的需要,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中履行着不同的仪式功能。比如祛邪逐祟,在释比所唱经文里即有反映。如上坛经《日堵》讲邪怪作祟羌族人家,撵山猎狗如何引导主人捉拿之。它时而跳上案板,时而窜上屋顶,“猎狗奔进山沟内,追逐邪怪在深山”,最终协助主人将“邪怪打下青杠树”。<sup>⑤</sup>犬能辨亲识主,羌民深信“娘家的恶狗不咬出嫁的姑娘”。相传天仙女木姐珠与燃比娃婚后在人间艰苦创业,生活劳累,衣衫褴褛,三年后回天庭时,连娘家人都不认识她了,多亏家里的天狗认出了她。此外,犬在羌民的信仰中,还被视为大大有恩于他们的动物,民间有“人吃狗粮”之说,有忌食狗肉的习俗。其中一则《人狗粮食》的传说讲到,很久很久以前,下大雨涨大水,人、房子、粮食都被冲走了,仅剩下一个上山砍柴的小伙子,全靠一条从水里游上来的狗的尾巴里留下的谷种,人间才有了粮食。<sup>⑥</sup>另据汶川龙溪羌民口头故事,天神因人间糟蹋粮食而将其收回,多亏了狗前去求情,“才给凡间要到了粮食,救活了凡人”<sup>⑦</sup>。在北川,年三十晚上,守岁的人通宵不眠,等到雄鸡鸣晓,到了大年初一,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喂狗,因为相传最初的粮食种子就是由狗带来的。据羌族老人讲,从前人吃的是树皮、草根、野果,有个勇敢的羌族小伙子趁蛇王外出赴宴的时机,从蛇王那里设法盗来粮食种子,蛇王知道后把小伙子变成了狗。从此,狗成了羌人家里最忠实的伙伴,因此羌人十分感激和爱护狗。<sup>⑧</sup>

## 二、中华犬信仰历史考察

曾被视为“江源”的岷江,实乃长江上游的支流之一,从北至南,几乎笔直贯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和四川盆地,在古代华夏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如今,人口不过30多万的羌族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地带,如汶川、理县、茂县、北川等地。在多民族的中国,羌族是跟华夏历史同样古老的民族之一。神农又称炎帝,古称长于姜水出自姜人,也就是最早融入农耕族群并行母系制的羌人。“作为姓氏的‘姜’和作部族名的‘羌’二字,在中国古音上是一致的。”<sup>⑨</sup>二字

① 胡鉴民:《羌族之信仰与习为》,《川大史学·专门史卷(三)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57、68页。

② 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编:《羌(尔玛)族情况》,《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:纳西族卷·羌族卷·独龙族卷·傣族卷·怒族卷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3年,第547—548页。

③ 李绍明:《北川县小坝元代石刻题记考略》,《四川文物》1989年第2期。

④ [英]马林诺夫斯基:《文化论》,费孝通等译,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7年,第14页。

⑤ 茂县羌族文学社整理编辑:《西羌古唱经》,2004年,第127页。

⑥ 郑文泽:《羌族民间故事》,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8年,第161—164页。

⑦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: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·羌族故事集》,1989年,第38页。

⑧ 母广源口述、郭志武整理:《党项羌人的后裔——北川李姓羌人》,《西羌文化》2005年第1期。

⑨ 马长寿:《氏与羌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82页。

互通互用,后世犹知。夏商周三代,开创夏朝的大禹“兴于西羌”,生在石纽;商代羌人的活动,在甲骨文中屡见记载;后稷乃周族所奉始祖,其母姜嫄是来自姜姓的羌人部落女子,“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,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——姜部落”<sup>①</sup>。因此,“羌人中的姜姓贵族一直是周王朝的有力支柱”<sup>②</sup>。姜嫄亦作“姜原”,《诗经》屡有提及。被《说文·羊部》称为“西戎牧羊人”的“羌”,原本是对驰骋西北并涉足中土的游牧族群的泛称,他们当中的一支老早就东进中原并融入了华夏族。而随着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,羌人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,所以学界称“羌”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族群。又据语言学家调查,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岷江、大渡河、雅砻江、金沙江流域,居住着操普米语、嘉绒语、木雅语、尔龚语、贵琼语、尔苏语、扎巴语、纳木义语和史兴语的居民集团。这些居民集团均操独立语言,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方面几乎无例外地跟羌语接近,因而在语言学归类上应该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。“操羌语支的居民,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特征外,在原始图腾、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蛛丝马迹的线索可循。”<sup>③</sup>事实上,在跟羌有关联的不少民族中,犬信仰随处可见。比如,拉祜族相传祖先是吃狗奶长大的;普米族传说人和狗换过寿命,狗搭救了人类;哈尼族农历二三月间祭龙,有把瘟神等送出寨子的驱邪仪式,并把刀枪涂上狗血悬挂在村寨路口以防止其返回;景颇族超度非正常死亡的人,要杀狗并以狗血拌饭,用树叶包成九份送给亡者,以使其勿回来作祟;纳西族为非正常死亡者祭奠,也有东巴主持的吊狗镇恶鬼仪式。此外,“氏羌系统的民族大都有不杀食狗肉的禁忌,如藏族、羌族、彝族、白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傈僳族、怒族、哈尼族等”,因为这些民族的神话传说有一共同母题,“即人类的五谷和粮种是狗千辛万苦从天神那里盗来的”。<sup>④</sup>

从中华风俗史角度看,羌人民间宗教仪式中的用犬当为古俗遗留。“犬亦曰狗,燕飧用之,亦用于祭祀。”<sup>⑤</sup>商代有“帝”祭,是祭祀四方神(兼山川、祖先神)以定息风雨虫灾的祭礼,其用犬之例多见于卜辞,如“癸亥卜:今日帝于方,豕一,犬一”、“□寅卜:帝风,九犬”、“甲戌贞:其宁风,三羊三犬三豕”,而这种止息灾气的祭四方神仪式,在操作上多为磔狗于四门。而“磔”,据《礼记集说》陈澧注,“裂牲谓之磔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秦德公既立,卜居雍……作伏祠,磔狗邑四门,以御蛊灾。”又《尔雅·释天》“祭风曰磔”,郭璞注:“今俗当大道中磔狗,云以止风。”作为厌胜避邪术,犬祭之俗可谓起源古老。“原始时代大约盛行过狗能镇恶避邪的传说,俗语所谓‘狗血淋头’,原是以狗血驱邪魅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:‘狗,叩也,叩气吠以守。’以狗镇恶的观念,很可能跟狗的守门功能有关。”“活狗能守门,所以演变为把狗张挂在门上以避除邪恶的磔狗之祭。从现有资料来看,凡禳御恶风、暑气、疫气等,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城邑四方门上磔狗张挂。”<sup>⑥</sup>此外,狗还能护家识主,以之守门;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载天狗“可以御凶”。而先民巫术化的磔狗避邪之举,当由此推衍而来。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四时代谢盖在四时之气不同,而四时之气不和就会给人带来疫病。因此,每逢季末,迎新除旧,人们便要举行撵除旧气的“时雉”活动,其主要方式之一即为“九门磔攘”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,季春之月,“命国雉,九门磔攘,以毕春气”;仲秋之月,“天子乃雉,以达秋气,以犬尝麻,先荐寝庙”;季冬之月,“命有司大雉,旁磔,出土牛,以送寒气”。季春国雉在国都范围内举行,仲秋“天子雉”在王室内城和寝庙进行,而季冬大雉则下及庶民,“旁磔”也就是“九门磔攘”。古代都城四方共十二门,“九门磔攘”即裂犬牲张挂于城门以除祟禳灾。《风俗通义》卷八有“杀狗磔邑四门”条,其释“九门磔攘”云:“盖天子之城,十有二门,东方三门,生气之门也。不欲使死物见于生

① 徐杰舜:《汉民族发展史》,四川民族出版社,1992年,第71页。

② 李绍明:《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》,《历史研究》1963年第5期。

③ 孙宏开:《试论“邛笮”文化与羌语支语言》,《民族研究》1986年第2期。

④ 桑吉扎西:《戌犬通灵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1998年,第219—220页。

⑤ 钱玄:《三礼名物通释·膳牲》。

⑥ 詹鄞鑫:《神灵与祭祀——中国传统宗教综论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410页。

门,故独于九门杀犬磔禳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秦德公二年,“初伏,以狗御蛊”,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释曰:“伏者,隐伏避盛暑也”;“蛊者,热毒恶气为伤害人,故磔狗以御之”;“磔,禳也。狗,阳畜也。以狗张磔于郭四门,禳却热毒气也”。根据传统阴阳五行理论,犬属“阳畜”,正适合用来逐除疫病之气。此俗长久流传,后世犹见,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九载“广州时序”云:“夏至,磔犬御蛊毒。”或以为,“中国犬祭的分布,自古迄今多在海洋文化区”<sup>①</sup>,但从地处内陆的羌族民间犬信仰来看,则不尽然。

犬能避邪,因此周代国家祭祀用“六牲”,犬是其一。据《礼记·曲礼》,祭祀宗庙之礼,“犬曰羹献”。《周礼·秋官》所列职官有“牧人”,其任务是“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,以共祭祀之牲牲”。周人祭祀使用的六牲,由牧人专养,乃指牛、马、羊、豕、犬、鸡。与之相应,还有各掌其事的牛人、羊人、犬人等职务分工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卷二十三引江永注云:“远郊有牧田,以授九职中之藪牧,使牧六牲,即以牲物为贡,牧人掌之,国有祭祀,牧人供之。于王朝,牛入地官牛人、充人及司门;羊入夏官羊人,豕入冬官豕人,犬入秋官犬人。而豢于地官之槁人,鸡入春官鸡人,马入夏官圉人……将祭祀则各官供之。”又据《周礼·秋官·犬人》:“凡祭祀,共犬牲,用牲物。伏、瘞亦如之。”将犬牲瘞埋于地,目的仍在镇祟祛疠。殷商宫殿遗址多发现有奠基时埋入的牲人和牲畜,牲人作跪姿,有的还随葬狗,对此考古学家指出,“奠基的狗和守卫的人,是与建筑的程序有关,各系一次埋入”,而“门旁及门前跪着的人等,当系房屋的保卫者”。<sup>②</sup>古人祭祀还使用“刍狗”(草扎的狗),“用以禱病”驱疫,此俗“自周迄三国仍同也”。<sup>③</sup>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:“譬若旱岁之土龙,疾疫之刍狗,是时为帝者也。”高诱注:“土龙以求雨,刍狗以求福,时见贵之。”从《周礼》记载来看,天子祭祀所用的牛、羊、犬等物,除专人饲养外,还须符合“牲”或“全”的规定。“牲”有“全”义,指“纯色”,也就是说天子祭祀中用作牺牲的动物之毛色要纯一,不可杂有他色。祭品以纯色为上,又见于《周礼·冬官·玉人》:“天子用全,上公用龙。”郑玄注:“全,纯色也。龙当为虡,虡谓杂色。”《说文》:“虡,犬之多毛者。”这种长毛犬多有杂毛,故引申为“杂色”。从羌族民间犬祭以“白”为尚来看,跟这种崇尚“纯色”的古老祭礼是吻合的。中国文化史上,向有“礼失而求诸野”之说。江绍原谈到“礼与俗”时尝言:“研究者应该把礼俗的界限打破,是我们近来的主张。……古俗有一部分见于著录,因而得了古礼的美称,成为后人叹赏、保存的对象。然没有这样幸运,久已湮没无闻的古俗,正不知有凡几,虽则这一部分古俗中应又有一部分至今尚以某种形式流传于民众间。故不但古礼与古俗不可分为两事,即古礼俗与今礼俗,亦不应认为互不相干的两个研究区域。”因而他很赞同前人关于“礼俗不可分为两事,亦不必分士庶”、“制而用之谓之礼,习而安之谓之俗”的说法。<sup>④</sup>事实上,礼、俗未必分家。作为上古社会礼俗生活记录的“三礼”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,其中不少礼仪便一直存活在华夏民间,为后世民众一代代传承。同理,从商周宫廷到羌族民间,尽管犬祭使用的具体场域有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之分,但仍不难看出该信仰习俗在中国从上到下绵延数千载的历史轨迹。

### 三、羌民的灵犬信仰管窥

犬与人类产生关系相当古老,尤其跟有狩猎传统的民族关系更是密切。考古学表明,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不是牛、马,而是犬与羊。世界文学史上,“狗给人类带来粮食种子”更是一个跨地域的母题。关于犬的驯化,“大多数动物学家都相信驯化狗的所有种类全是由狼发展而成的”<sup>⑤</sup>。研

① 凌纯声:《古代中国与太平洋区的犬祭》,《中国边疆民族与太平洋文化》,(台北)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,1979年,第692页。

② 石璋如:《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》,《中国考古学报》第2册,商务印书馆,1947年,第37、31页。

③ 尚秉和: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260页。

④ 江绍原:《古俗今说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7年,第10—11页。

⑤ [美]艾里奇·伊萨克:《驯化地理学》,葛以德译,商务印书馆,1987年,第128页。

究原始献祭仪式可知,“以动物作为献祭是较为古老的仪式”,“以动物作为牺牲则远较农业时代为早”<sup>①</sup>,而犬正是人类最早用于献祭的动物之一。作为“西戎牧羊人”的羌,固然跟羊的关系密切,但犬在其生活及信仰中也占重要位置。黑水羌族传说有《狗是怎样变成家畜的》,蜀地学者任乃强释“犬”字时,认为华夏驯养狼犬成功的时间,“当是远在羌人驯化藏犬之后”<sup>②</sup>。羌人驯犬以助牧畜,犬作为放牧的好帮手深得喜爱,而主人去世,也常以犬殉葬。不仅如此,在羌民看来,犬是通灵之物,能镇邪禳灾,尤其对止住地震有很大功效。羌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神话《开天辟地》,讲古时候,地是一个黑鸡蛋,天是一个白鹅蛋,一团黑糊糊的,一团白生生的,分不清上头下头,也分不清前头后头。天爷阿补曲格和天母红满西决定造天搭地,以使万物滋生。天母打开黑鸡蛋,里面钻出一条大鳌鱼;天爷打开白鹅蛋,里面滑出一块青石板。天爷用青石板造天,立起又倒,倒了又立,如是再三,累得大汗直流,硬是没法。天母连忙把大鳌鱼搭成了地,将鳌鱼的四足扳来立起,才撑起了青石板。天地造好了,可是,大鳌鱼要动弹,它一动,就会天摇地震。于是,天母唤来家中的玉狗,将其放到大鳌鱼的耳朵洞里,并对后者说:“你不准动哟!我把你的母舅叫来了,给你作个伴儿,空了给你摆条(即聊天),免得你心焦。要听母舅的话呢!你一动,它就会咬你呢!”这么一来,大鳌鱼再也不敢动,天地才稳当了。<sup>③</sup>以犬为地之母舅的传说是怎么来的,有待探考,但有两点似可注意:首先,羌人以母舅为大,凡事都要听舅舅的,释比经文即称“天下要数舅为尊”,而以犬为地之母舅,叮嘱后者“你须听从顺其音”<sup>④</sup>,可谓是按照羌民社会的习惯思维为大地设置了一个管得住它的长辈;其次,舅在羌语中读音为“ku”,与犬在羌语中的读音“ku”或“gu”相近,因此,以犬(ku)为管辖大地之舅(ku),是不是有着某种语音上的巧合呢?此外,正如吕振羽所指出的,在中国民族的意识里,确实有“‘犬’是一种地的‘守护神’”<sup>⑤</sup>的观念。

从科学角度看,地震往往伴随有动物的异常反应,其中犬的表现尤为突出。<sup>⑥</sup>因此,在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地区,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的羌人在地震发生时唤犬,跟他们的民间经验有关。可是,羌族释比在地震时唤犬,为什么又提及地藏王菩萨呢?中国民间传说里,地藏王是掌管地下世界的教主。据明代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:“地藏菩萨,职掌幽冥教主,十地阎君率朝贺成礼。”清代小说《剑侠飞豹图》第二十回中,亦有阎王对阴主地藏王菩萨称臣的描写。说地藏的母亲化身为狗,这实际上是民间叙事中把他跟“目连救母”传说中的目连形象重合的结果。目连亦作目犍连,乃“摩诃目犍连”的略称,他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,跟佛门中的地藏王菩萨并非一人。《盂兰盆经》说他为救生母脱离饿鬼道而设“盂兰盆会”,中国民间也广泛流行“目连救母”的故事。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,该故事讲述目连俗名傅罗卜,其母亲因开斋吃荤、打僧骂道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苦,夙具孝心的目连求得佛祖恩准下地狱拯救母亲,最终其母得超度后化身为犬,目连本人亦成正果,是为地藏王。目连故事在华夏大地上广泛流传,深入人心。如在四川广汉民间,为了祛邪镇祟,要“请戏班演《目连戏》,意即搬出地藏王菩萨来超度亡魂,弹压野鬼”<sup>⑦</sup>。在中国民间,地藏被附会为地府主宰鬼界之王,并被拉扯到具体人物身上,于是民间相传“目连死后被命为地藏王,即主司幽冥界之主”<sup>⑧</sup>。类似传说在川西北羌族地区亦有流传。据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

① [奥地利]弗洛伊德:《图腾与禁忌》,杨庸一译,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6年,第167页。

② 桑吉扎西:《戌犬通灵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1998年,第97页。

③ 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四川卷》,中国 ISBN 中心,1998年,第1107—1108页。

④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编:《羌族释比经典》,四川民族出版社,2008年,第232页。

⑤ 吕振羽: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》,三联书店,1961年,第73页。

⑥ 蒋锦昌:《动物的行为异常是一种临震前兆》,《地震学报》1980年第3期。“5·12”地震发生前夕,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就有一条名叫“小花”的小狗狂叫不止,惊动了大家而使许多人跑出房屋,救了“半个村子的人命”,让村民们感念不已。见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、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编:《北川记忆——“5·12”故事》,2009年,第338—342页。

⑦ 《四川省志·民俗志》丛稿之一《广汉民俗》,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,1993年,第252页。

⑧ 乌丙安:《中国民间信仰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186页。

全》卷七：“相传王舍城傅罗卜，法名目犍连，尝师才事如来，救母于饿鬼群丛，作盂兰盆胜会，歿而为地藏王，以七月三十日为所生之辰。”而《成都通览·成都之呼物混名》有“地藏王菩萨（萝卜也）”一条，盖在民间传说中目连俗名萝卜，因其母吃萝卜而生了他。旧时蜀地，“每当搬演目连戏的活动开始，不但有台上表演者将刘氏所吃萝卜三刀砍作八块供人抢吃，戏班子的人也乘机在观众席里出售事先准备好的萝卜，而众人也争相购买，并深信带回家去让妇人吃了能生儿子”<sup>①</sup>。目连曾下地狱拯救母亲，地藏王菩萨曾发下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的宏誓（根据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地藏前身为婆罗门女，也有卖家宅以广求香花及诸净品供佛，以解救生前因信邪而堕入地狱之母亲的行为），老百姓将他们合二为一也就可以理解了。羌人地处汉藏之间，从上述释比“地震唤犬”的举动中可知，来自佛门、汉族地区的“目连救母”故事对羌区也多有影响。如在茂县凤仪镇，羌民生病时祈神保佑所唱还愿歌中就有“四许木莲戏，病好就还你”的说法。<sup>②</sup>2011年5月4日，笔者走访汶川绵虬78岁的老释比王治升，问及前述事情，他说狗是傅萝卜的妈，地震来了，“zhe—zhe”地叫了狗，地就不动了。老人还说，狗是傅萝卜的妈，这是《幽冥传》里写的。如此，既然主宰地下世界的是地藏王菩萨，既然地藏王菩萨的母亲后来化身为神犬，那么，在羌民巫术化的原始思维中，当崩山裂地的地震发生时呼唤犬母，不正是在祈求后者管好儿子、“止住儿子抖动”么？

犬跟羌人生活及信仰有密切关系。那么，又该如何理解上述“焚犬求雨”呢？尽管羌民口碑有“龙王怕狗臭”之说，但其由来如何无从查考，也未必是此仪式的底蕴所在。在我看来，既然犬是灵物，作为原始宗教仪式，烧狗与焚柏在宗教原理上当有某种相通之处，即以所焚之物的烟气上达于天，以祈求龙王从天上降下雨水来；或者，是借所焚之物的烟气四散，以驱逐旱魃之类邪祟。羌民祭神，焚烧柏枝是重要的仪式环节，当地人谓之“熏（音 qiu）烟烟”，如“理番三齐十八寨羌民，每逢十月一日过年那天，房顶上白石前燃柏枝敬神”<sup>③</sup>。证诸古代文献，此当属传统祭天之法。据《礼记·祭法》：“燔柴于泰坛，祭天也；瘞埋于泰折，祭地也。用騂犊。”据《礼记集说》陈澧注：“积柴于坛上，加牲玉于其上，乃燎之，使气达于天，此祭天之礼也。”天圆地方，各有其祭。在先民看来，天神在上，非燔柴不足以达之，燔祭时烟气升空，故能被天神接受；至于后者，则是把作为祭品的牲畜、丝帛之类埋入土中以祭祀大地。此外，“以‘焚’的巫术方式求雨，有久远的历史。把人或牲畜放在柴堆上焚烧，这在甲骨文中大量的记载”<sup>④</sup>。着眼于宗教意义，“献祭始终意味着圣化”，而“火焰标志着将牺牲置入火中的圣化仪式”。<sup>⑤</sup>为求神灵保佑，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，是民间信仰的普遍心理。犬之于羌民，在日常生活里是颇得青睐的。对于初以牧猎为生而后为半耕半牧的羌民来说，犬无疑是好伙伴和好帮手。放狗打猎是羌人传统，理县蒲溪羌族打猎歌甚至唱道：“我生来是打猎的，我不是吃人奶而是吃狗奶长大的。”<sup>⑥</sup>而驱逐邪怪也离不了撵山猎狗，正如驱逐农害时释比所唱：“全寨为着驱农害，请动天地远近神……猎人打枪将狗放，金猫银猫同出力，不管野物藏何处，统统拿获问斩刑。”<sup>⑦</sup>唯其如此，在汶川龙溪乡释比余明海、朱顺才所唱上坛经里专门有一部《壳》，即“说猎狗”<sup>⑧</sup>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羌人以白狗占卜年成好坏，实际上亦是视犬为通灵之物。

① 李祥林：《民间戏曲搬演中的饮食文化》，（台北）《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会讯》2006年第1期。

② 冯骥才主编：《羌族口头遗产集成·民间歌谣卷》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46页。

③ 胡鉴民：《羌族的经济活动型式》，《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：纳西族卷·羌族卷·独龙族卷·傣族卷·怒族卷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569页。

④ 刘黎明：《宋代民间巫术》，巴蜀书社，2004年，第136页。

⑤ [法]马塞尔·莫斯、昂利·于贝尔：《巫术的一般理论：献祭的性质与功能》，杨渝东等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79、191页。

⑥ 《中国歌谣集成·四川卷》，中国 ISBN 中心，2004年，第927页。

⑦ 母广源口述、郭志武整理：《党项羌人的后裔——北川李姓羌人》，《西羌文化》2005年第1期。

⑧ 钱安靖：《羌族和羌语支各居民集团的宗教习俗调查报告》，《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：纳西族卷·羌族卷·独龙族卷·傣族卷·怒族卷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534页。

既然如此,羌民将犬、尤其是白犬作为牺牲焚之以祭,通达神灵从天上降下雨来,不正表达着人们敬神之心虔诚至极么?

犬祭之犬以白为佳,就羌民信仰而言,也旨在表明所献之物的神圣性,因为羌人有以白为尚的传统。正如阿坝羌族谚语所云:“雪山顶上捧白石,白石供在房顶上。”多神信仰是羌族民间宗教的特点,其崇拜的天神、地神、山神、寨神以及自然界一切神祇,皆无固定偶像,而是融合在白石崇拜中。白石可以代表天神或山神,也可以代表寨神或土地神,不一而足。释比请神做法事,或在村寨神林中的白石塔子前,或在人家房屋上的白石神位前。从茂县发掘的战国时期石棺葬中有白石随葬来看,白石崇拜之于该地区有悠久的历史。有关羌人崇拜白石的传说多多。相传羌族在迁徙中,遭到魔兵追击,危急关头,多亏天神相助,从天上扔下三块白石,变成三座大雪山,挡住了魔兵的前进之路,方使羌人化险为夷。在长诗《羌戈大战》中,羌人用天神赐给的白石作武器,打败了戈基人,才得以在富饶美丽的“日补坝”(今茂县境内)安居乐业。此外,羌人甚至认为神分白黑好坏,如释比经文所唱:“白神是好神,黑神是坏神。”还愿所用之牺牲亦分白黑高低,所谓“上坛神愿须用白,下坛鬼愿才用黑”。总而言之,“代代留传有规矩,羌人要白不要黑”<sup>①</sup>。日常生活里,羌民也是以白为善,着白羊皮褂,穿白麻布衣衫,等等。对白的崇尚,可谓无处不在。就白犬信仰来看,茂县土门羌民被称为“白狗羌”,当地人亦喜欢白狗,认为白狗能够避邪纳吉。从历史上看,《新唐书·党项传》载:“龙朔后,白兰、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,藉其兵为前驱。白狗与东会州接,胜兵才千人。”《唐会要》卷九十八《白狗羌》条亦云:“白狗羌,西羌之别名,与会州连接,胜兵一千……武德六年十二月,遣使朝贡,贞观五年十二月,其渠师并来朝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说,唐朝初年有“白简、白狗羌并遣使入贡”,唐还“以白狗等羌地置维、恭二州”。会州后为茂州,白狗羌地处茂州以西,这支羌人唐时主要分布于维、保二州,即今阿坝州的理县、黑水一带。关于“白狗”之称,或以为是族名之羌语音译,即“白狗在一些史籍中又作白苟,应为羌语的汉译,极可能与当地古代的一支羌人的领袖名为白苟(白构)有关”<sup>②</sup>;或以为是族群之图腾标识,即“狼图腾崇拜起始于华夏最古老的羌族、犬戎族和古匈奴鞑鞑”,而“根据文献记载,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,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,属于西羌族,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”,若“从民族归类上看,犬戎族就是西羌族,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:‘羌,西戎牧羊人也。’因此,犬戎就是西羌,西羌包含犬戎……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”。<sup>③</sup>实际上,如民族学家所言,戎正是“以氏羌为主要成分”<sup>④</sup>的,而犬戎之祖为白犬之说见于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。证诸民俗,在理县桃坪乡杂谷脑河下游东北部的增头寨,有供奉白狼神的铁林寺,直到新中国建立前,“全寨寺庙最隆重的是每年八月初八会期(白狼神生日),为纪念先祖白狼神生日,求先祖消灭灾难,从草地直到绵竹县人民不辞长途跋涉都要来此地祭拜白狼神”<sup>⑤</sup>。其中,或许正凝结着羌人古老的族群记忆。

[责任编辑 王加华]

① 钱安靖:《羌族和羌语支各居民集团的宗教习俗调查报告》,《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:纳西族卷·羌族卷·独龙族卷·傣族卷·怒族卷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3年,第536页。

② 李绍明:《羌族历史文化三题——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》,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6年第4期。

③ 姜戎:《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》,http://www.booksky.net/81/html/6/7480/446692.htm。

④ 李绍明、冉光荣、周锡银:《论羌与戎》,《李绍明民族学文选》,成都出版社,1995年,第477页。

⑤ 朱光孝:《古老美丽的增头寨》,《西羌文化》2008年第1期。